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躋雲樓 第五回 合巹夜新婚溯舊約

話說柳毅在家守制，到了三年服滿，又是個會試的年頭。程惠心向柳毅道：「今歲大比之年，為何不打算整上京？」柳毅答道：「手無分文，如何去得？」程惠心道：「所費幾何？盤纏無妨，全在我身上！」柳毅謝過。到得次日，程惠心送來白銀一封，催促柳毅起身。柳毅得了這宗盤纏，拜辭了岳父、岳母，復望長安而去。一日，船過洞庭，回想從前結婚不允，心下未免有些後悔，因作五言律詩一首：

煙波猶惟舊，景物已非前。  
俯瞰龍室幽，空懷女裝妍。  
吉期無從納，結縵在幾年？  
燈下談心夜，胡甘負良緣！

詩已詠完，柳毅把草稿擲入湖內。當時風飄忽起，船走如飛。八百里湖面，那消半天，已經過去。柳毅過得湖來，到了長安，僱下寓所。場期尚遠，在家靜候。

一日，天氣晴朗。出去街上遊玩，走到一座呂祖廟前。見山門上貼著「預決魁元」四個大字，暗想道：「這定是算命先生，何不進去看看！」就走入山門內，來到了大殿簷下。見個算命先生，坐在那裡。旁有一人，年紀未滿四十。寫出八字，正叫他推算。柳毅卻彷彿認得這人，卻不好上去驚動，只在下邊遠望。那算命先生把那個人的八字接過一看，說道：「大爺，你見今文昌星押運，兼以日犯歲君，定主利於場屋。且喜得貴人相助，今科斷無不發之理。呂祖神簽甚靈驗。何不討上一簽？」那人聽說，連忙走到神前，雙膝跪下，把籤筒一搖，當時跳出一支，係上上簽，其占語云：

功名非易就，大器待晚成。  
釣叟來後車，耕夫任阿衡。  
經過磨練苦，方受簪纓榮。  
鵬搏程在望，何須問君平？

那人看了簽帖，算士道：「卦與簽同，高發後我定要取擾。」那人道：「倘得僥倖，自應重酬。」下了殿廊，往外就走。

柳毅過去，深深一揖，道：「商年兄一年納福！」那人答道：「年兄，你是何人？弟卻忘了！」柳毅道：「南羅鎮店中，助弟白銀二十五兩，不是兄嗎？」那人道：「這樣說，你就是武陵縣梅花村柳年兄了。」兩個重新敘禮，轉上大殿台來坐下說話。柳毅問道：「商年兄，寓在何處？」答道：「寓在貢院街西頭辰太太家。」商瑾問柳毅道：「年兄，貴寓在那裡？」答道：「住在荷花巷王東山家。」柳毅向商瑾道：「適才見年兄所算，今科一定要高發了。」商瑾答道：「算卦之言，難得認真。但這位先生算得詳細，年兄何不也叫他算算？」柳毅道：「弟之命薄，不如不算為妙。」那算士接口，說道：「這位大爺，你雖不算，我卻給你相定了。你二十五歲以前不免受些顛沛，目下天喜、天貴兩個吉星兒於眉間，室家完就、功名顯達，俱在眼前了。」柳毅道：「多謝先生相誇！小弟安敢望此！」說完，那商瑾就同柳毅出了廟門，各歸寓所而去。從此，商生和柳生你來我往，逐日不離。

轉眼已是進場的日期，柳毅買了場具，制了果餅。進入場內，坐的是騰字八號。住了一會，見個人進來找號，就是商瑾。柳毅看見，慌忙接過場具。領到號裡，他是騰字九號。兩個收訖了號房，攔了場具，就在號衙裡坐下說話。直說到二鼓以後，才各入號房睡去。睡不多時，號軍已把題旨挨號送到。柳毅看清題目，首一道題是「初日照高樓」，韻限「尤」字。第二道題是「紫陌閱行人」，韻限「真」字。第三道題是「秋稼如雲」，韻得「雲」字，靜坐構思了一會，正要展捲起草，忽聽得隔號商瑾若有病聲。柳毅過來問道：「年兄為何這樣？」商瑾答道：「偶得陡病，甚不舒坦，惜難完場了。」柳毅道：「三年一次，甚非容易，豈可當下錯過！年兄且靜養身子，操筆之事全在小弟身上，何如？」商瑾答道：「如此蒙情不盡！」

卻說柳毅把自己三首應制的詩早早做完，騰起收在卷袋裡面。又替商瑾做詩三首，親自送去，說道：「年兄，弟替你做完了，不知能書寫否？」商瑾答道：「這會子我漸覺好了，騰必親手，才不誤事。年兄少候片時，等我騰完，好同你交卷出去。」柳毅仍歸本號而坐。

卻說商瑾把三首展開一看，真是千金難買，一時喜歡，病就全好了。研墨揮毫，立時騰上，遂同柳毅交卷出來。及至到了揭曉以後，商瑾中了會元，拉了詞林；柳毅中了第八名進士，做了部郎。

一日，大會同年，眾進士齊集一處。有報喜人進來稟道：「柳老爺已補衙門，先來稟告，再往家裡去報。」柳毅答道：「這就是了，不必勞你去罷！」眾同年道：「年兄差了，你在京誇官，何不扳去，叫年嫂也喜歡喜歡！」柳毅道：「弟已鰥居數載，家下委係無人，不必去罷！」眾人道：「年兄，既經高發，室家斷不可少。就在京中娶一位也罷了！」柳毅道：「弟乃寒家，誰肯尋我？」商瑾道：「這是一樁要事，弟當為兄圖之。」席終，眾人俱散。商瑾道：「柳年兄，明日飯後，務在下處等我，斷勿外出！」柳毅應允，彼此各別去。這正是：

幸值紅鸞照當命，早有冰人來提媒。

卻說商瑾次日來到柳毅下處，問道：「年兄失偶，是實話嗎？」答道：「果然這樣。」商瑾道：「弟房主辰太太家有個閨女，年紀二十以上。昨前同他母親出來上廟，我曾見過。人才甚好，是個太太的氣象。我代為年兄一提，若何？」柳毅道：「這是年兄的美意，只恐辰家未必應從。」商瑾道：「年兄放心！弟自善為調停，務使歸落君手。」柳毅道：「年兄既然相為，小弟自應心感。」

商瑾回到下處，買了八色厚禮。次日早晨，著人送入院中，說：「商老爺在此高發，雖係人傑，實由地靈。特具微物，致謝太太。」辰太太說道：「商老爺盛情，老身本不敢當。但過卻涉於不恭，暫且收下。」就寫了一個回帖，道：

午刻一飯候教。辰室叫氏端拜

及至到了午間，辰太太就在住室當門設席，款待商瑾，自己在旁相陪。商瑾問道：「太太宅上還有何人？」辰太太道：「只有一女，年過二十，尚未許人。擇配一事，老身甚犯躊躇。不論家之有無，路之遠近，務得一佳婿，才覺甘心。煩先生代為的意，千萬奉托，感佩不忘！」商瑾道：「太太既有此意，敝同年柳兄，是郎州府武陵縣人，今年二十六歲。品格學問，俱足服人，現在失偶。晚生欲為令愛作伐，不知太太肯否？」辰太太道：「這卻甚好，老身無不從命！但路途修阻，不知小女意下如何？晚間再作商量，明日飯後定去回信。」商瑾席終而出。

到了次日飯後，辰太太把商瑾請到中堂，說道：「蒙先生美意，老身已與小女相商，他卻甚願結親，實是不易的了。但老身寄居京都，離家太遠，妝奩無人制辦，這話也須先要說明。」商瑾道：「柳年兄亦係客居，斷不責備。」辰太太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先生就回信那邊，叫他擇期換東，作速過門罷了！」商瑾回信給柳毅，柳毅致謝不已。換過庚帖，就議定十月十六日過門。

卻說柳毅親雖結妥，聘娶苦於乏錢，未免有些作難，卻又不好向人開口。同年中有一人姓齊，名岱，窺透其意，向商瑾議道：「柳年兄喜期漸近，手中大乏。弟與年兄出一知單，代為一斂，以當相幫，年兄看該怎樣？」商瑾道：「弟亦久蓄此意。」兩個就出了一個知單，上寫道：

克果柳年兄，合巹有期。凡我同人，理應慶賀。每人務各助銀二兩，以備花燭。願隨者請書台號於左。  
年眷弟商瑾、齊岱同具

話說知單一出，住有半月，就斂銀子三百餘兩。齊岱交與柳毅，柳毅與齊岱細談，才知他即係灃陽城西得金齊老人之子，從此相交甚好。柳毅得了這宗銀子，甚為感謝，就制辦了些衣服、頭面，托王東山給他僱了一處房子。

到了十月十六日，就把螭娘娶進門來。是日三百個同年，俱來賀喜。柳毅應接不暇，一天並沒還到新人房內看看。

晚上客散，柳毅回到洞房。正要進去，近前一看，那螭娘卻把裡間屋門雙手關上，說道：「朱陳結好，原因慕君才學。今以『幾上素琴』為題韻，限『綸』字，彼此聯句作詩一首，方讓進我房來。」柳毅道：「這有何難！」遂口詠一起句道：

欣逢焦尾列筵前，毅聊把柔絲續斷弦。螭聲奏午鶴韻已邈，毅操稱孤鳳調猶傳。螭高山一曲知音少，毅終闕更張意堪憐。螭在御幸敬今夕夜，毅結緣早兆贈珠年。螭

柳毅道：「玩娘子的詩句，你莫非洞庭君之女嗎？」螭娘把門一開，說道：「是與不是，請郎君自認！」柳毅進來一看，真是一位絕世佳人，較涇陽相見之時更俊百倍。柳毅問道：「嫁娶大事，洞庭君何不親來送你過門？」螭娘答道：「妾父係有職守，不得擅離寸地。故著母親寄居此處，使妾配合郎君。對月以後，也就回去了。」螭娘轉問柳毅道：「妾所贈明珠一顆，原示半塵不染之意。郎君尚收著否？」柳毅答道：「明珠現在，半塵不染恐未可必。」螭娘笑而不答。是夜夫婦二人情意綢繆，妙難備述。柳毅才知螭娘名雖再醮，原係處女。

過了三朝六日，已是對月。辰太太把螭娘接回家去，住了幾天。親自領著送來，對柳毅囑咐道：「婦人義主順從，凡事必須稟報丈夫，不得專任己意。彼此相敬如賓，冀缺之妻，所以見稱千古也。倘怠肆驕矜，貽譏反目，今生休想再進吾門。」螭娘答道：「母親之言，孩兒敢不遵稟！」又向柳毅道：「《易》有之：『夫夫婦婦，而家道正。』嗣後小女倘有差失，賢婿自管督責，斷勿過為寬容，致乖婦道。」柳毅答道：「岳母素有閨訓，令愛何至如此！」辰太太晚間回去，次早柳毅著人去請，已走無蹤影了。

卻說螭娘嫁了柳毅，恪守婦道。將近三年，並沒生長一子，向柳毅說道：「相公年屆三旬，還無子嗣，何不再娶一房，以圖生產？萬勿為妾所誤！」柳毅道：「子之有無，關乎天命！賢妻年尚未老，下官豈肯輕做這事，貽笑旁人？」螭娘道：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先人宗嗣，安可甘聽斬絕！相公雖顧大體，妾實不忍坐視。回到娘家，代相公再娶一房何如？」柳毅道：「這是夫人的好意，但你娘家住在水底，如何送你回去？」螭娘道：「這卻不勞相公相送，妾自乘便去罷！」住了幾天，雷雨之下，從前那條赤龍仍把螭娘駝去。

未知螭娘回去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